《古都》己抒

古都的故事是一种美。

<春花>篇中她说自己是一个弃儿，之后围绕“弃儿”的真相展开。她想要知道事情的真相，是我也不相信有抢孩子这种事。那她为什么想要知道呢，如果仅仅是因为想知道一个答案有必要吗？显然没必要，是弃儿还是抢的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她有亲生父母。她渴望有姐妹兄弟的温暖。还有分担一种不可逃避的东西，

<春花>篇中千重子面对着紫花地丁和金钟儿的生命规律，思索：“那么，自己呢”，她是人，也是生命，她也回避不了婚姻，至少在那个时代。她喜欢着真一的，在这篇中已经给他委婉的告白了，但真一却好像没听懂还误解了。真一喜欢她，她也喜欢真一，却神奇的误解了，这在现实里也常有，并不突兀。

她坚定说在婚姻问题上也是绝对服从父母，但说完却为大雄宝殿的气势害怕，可见她也并非心甘情愿。

<尼姑庵>篇中，谈到千重子一直穿父亲绘画的和服时，太吉郎说：“不用总穿我构图的衣裳嘛，更不用净穿店里的料子，我不需要这份情义。”一般来看的确如此，哪有孩子一直穿自己设计的东西，一般都是为了尊重长辈。但千重子很愕然，因为她喜欢穿，或者说觉得穿着很舒服，或者更微妙一点的说穿哪个无所谓，我很自然的选了这件。这也就看到了大环境下的影响，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深深的可在一个人骨子里，自己却从来不会想到。所以愕然。从而管窥社会时代给了千重子某个东西，她一直在做。

吃饭时，千重子看见父亲没有一点准备画京都织物稿的迹象，心想：“父亲到尼姑庵里来，是为了忘却店里的生意”,再加而千重子给父亲画册，可见她是希望太吉郎照管店里的生意的，这样，也许她就能不用继承店铺，有可能和真一结婚。但继承店铺也不是没可能嫁给真一，现在她还是保有希望的。

回到家一番说话后，母亲平静说：“千重子，你，将来不一定非要继承这个店铺不可”

“。。。。。。”（沉默）

“如果你想结婚，也可以嘛”（和自己喜欢的人结婚）

“。。。。。。”

“干嘛说这种话”

“用一句话说不清楚的，妈是经过考虑了才说的”

“那倒不如不做这个买卖”千重子美丽的眼睛湿润了（她也不想继承店铺，和不喜欢的人结婚，但店铺的存在已是事实，以综合角度来看，自己是要继承的，她是独生女，父亲专心尼姑庵，仿佛在告诉自己要担起店铺了，她也要给她们养老的，倘若没有店铺，就没有这些烦恼）

“瞧，你扯的太远了。。。。。。”母亲微微笑了。(母亲也是这样想的)

“千重子，你说咱家倒不如不做买卖，是真心话吗？”

母亲的声音并不高昂，但态度突然严肃起来，刚才千重子还看见母亲微笑，难道看错了吗？

“是真心话。”千重子答道，一股难以名状的痛楚涌上心头。（她误解了母亲的意思，母亲严肃是像确定一下女儿的话，但千重子以为冒犯了母亲，仿佛在说她不愿意担起责任，但她的确不想继承店铺呀）

后面母亲说：“一个人——女人也罢，对自己所说的话，最好坚持到底，不要改变。”（母亲是很希望千重子和自己喜欢的人结婚的）

“妈妈！”

“在嵯峨，你对你爹是不是也这样说了”（母亲希望说了）

“不，我对爸爸什么也没说”

“是吗？你不妨对你爹说说看嘛。。。。。。男人听了可能会生气，不过，心里一定很高兴。（太吉郎应该也是愿意千重子和喜欢的人结婚的，但是千重子在他面前一直表现很愿意继承店铺，并且很听父亲的话，比如前面吃饭的对话：

“我想到嵯峨走走再回去，这会儿岚山游客正多，我喜欢野野宫，而尊院的路了，还有仇野。”

“年纪轻轻的，就喜欢那种地方，前途令人担忧呀，别像我才好，”

“女的怎么像男的”）

在谈及千重子身世那部分，千重子听完心里说着“我一直觉得爸爸妈妈对我太好，太好啦”（这也是千重子苦恼的原因，她不想，却又想，矛盾的很。可能是时代和文化的原因，女孩子继承家业很大可能就不能和自己喜欢的人结婚了）

<和服街>篇中谈到由秀男谈到命运时，

“他和你都说了些什么？”父亲探问。

“说了些西阵手织机命运一类的事，”

“命运？嗯？”父亲沉思起来。

“提起命运，好像很深奥，其实，命运……”女儿回答。（千重子想说很简单，自己的命运不就是继承店铺，和一个不喜欢的人结婚。）

后面说到招养老女婿时，千重子脑海里浮现出真一的身影。（千重子多么希望是他）

<北山衫>篇和真砂子看红叶，真砂子夸千重子那段：

“人世间怎会有这样的美人儿啊。”

“讨厌鬼”

“素雅的和服在万绿丛中把你的美貌衬托得更加迷人，你要是穿上华丽的衣裳，会更加漂亮的……”（为什么一直强调想要千重子穿华丽的和服，他父亲说过，母亲说过，现在真砂子又说，但千重子一直穿着父亲设计的朴素和服，我觉得是在隐喻千重子去追寻自己的想法，不要被束缚。但也实在想不出她怎样追求自己的命运，她的命运被，被父母丢下，别人的误解，被因为是独生女，被她自己的奉献种种因缘巧合“束缚”住了，是一种伟大，可也是一种可悲。）

后面千重子问真砂子约会的事。她很羡慕真砂子这种自由（约会是什么，自由恋爱呀，）

吃竹叶卷寿司时，谈到开篇的老枫树，

“像那颗枫树多顽强呀，可在我身上。。。。。。”千重子的话里带着哀伤的情调，“我顶多就像生长在枫树树干小洞里的紫花地丁。”（千重子觉得自己就像它，落在什么地方，就有怎样的命运，但现在的千重子还是没有完全接受这个命运的）。

衫山那个像她女孩子的出现给了她新的矛盾关注点，转移了自己的婚姻苦恼，但她也害怕是一场空，让她做了那个长梦，作者一直没有解答梦中的事，但全文可以看出，应该是那个女孩子的出现并没有改变她的这种命运，或者带来稍微的改观，即使在梦中也没有。

<祇园节>篇中双胞胎的苗子和千重子的相见，相识。不禁想到开篇的妙龄千重子想的：“上边和下边的紫花地丁彼此会不会相见，会不会相识呢？”难道真是巧合，不是作者把什么想法寄托在上面了？

姑娘直勾勾的看着千重子。

“你在祷告什么？”千重子问她。

“你都看到什么了？”姑娘声音有些颤抖，“我希望知道姐姐的下落………你就是我的姐姐，是神灵让我们相见的，”姑娘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我是独生女，没有姐姐，也没有妹妹，！”千重子强抑住翻腾的感情，随这么说，可她脸色却是一片苍白。（千重子不是不想要姐妹，而是很正常的不相信，或者说太激动。）

后面千重子一个人在四条大桥上走时想到：“看上去比我心地纯洁，又能干活，身体也壮实。”千重子喃喃自语，“有朝一日，说不定她还能帮助我呢…….”（这里不可以用阴谋论才推测心里，是一种善意的帮助，比如要是苗子和她住一起去，她们就可以一切继承店铺了，她有更多的“自由”和一个至亲的姐妹了，对苗子也是一件好事，）

真一的哥哥的龙助出现又把千重子拉回了婚姻问题之后。龙助初次见面的目不转睛和之后的一些了夸赞，显然是喜欢极了。

<秋色>篇中，苗子和千重子的对话又把千重子拉回了继承店铺问题。

“我父亲有点古怪，近来渐渐讨厌起做买卖了。”

苗子抬头望树梢，然后离开千重子的脊背，站起身来

“还有雨点，不过。。。。。。小姐，让你受委屈了。”

“不，多亏你。。。。。。”

“小姐，你似乎也该帮忙料理店铺呀”

“我？”千重子好像挨了打似的，站了起来。

<松林的翠绿>篇中，千重子一走进店铺，就热心的观看女服绸料，阿繁问：“千重子也打算穿西装吗？”

“不，不，妈妈，我只是想了解了解，外国人到底喜欢什么丝绸。”（千重子应该对继承店铺还是乐意接受的，但是继承店铺伴随的可能和一个不喜欢的人结婚实在感到难受）

然后遇到龙助时，“你接待那些女子”千重子说，双方一接近，千重子就感到这位哥哥和随和的真一不同，他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感觉，使人难以同他搭话（可见千重子对他没有好感）

然后龙助邀千重子看鱼，两人坐在池边，望着美丽的鲤鱼在池中游来游去，沉默了半响。龙珠冷不丁地说了一句（而且还尴尬地很，）：“千重子小姐，你可以给你家地掌柜。。。。。。，哦，现在是公司的什么专务，常务来带你厉害的脸色瞧瞧嘛？这套千重子小姐会吧，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助助威。。。。。。”

这太意外了。千重子感到万分恐慌。（明明都了解不多，甚至都没啥话题，但龙助直接切入主题，直接要干预千重子店铺的事了，这得关系多近呀，千重子最害怕的事来了，继承店铺和一个不喜欢的人结婚。）

虽然难以启齿，但千重子还是照着做了。在和母亲谈话的最后，虽然说着苗子的话题，千重子避开母亲的视线，她的眼睛里包了一汪泪水。（她感觉自己好像接受了这一切，自己已经走向那条不愿意的路，一种不甘，一种害怕涌上心头，）

<深秋的姐妹>篇，刚收拾好早餐，真一挂来电话，看来真一又把千重子和苗子弄错了。

“你也去了吗？要是喊我一声就好了。。。。。。”千重子耸耸肩膀说

“我本来是想喊你来着，可是我哥哥不让。”真一毫不拘束地说（因为开篇的误解，真一以为和千重子只是朋友，但千重子是真喜欢真一，龙助明显不想真一接近千重子，但因为日本的尊卑等级，又不像《边城》里的那么公平竞争。是一种长兄为父。）

千重子和龙助的对话就不能像对真一那样随便了

“千重子小姐，你给掌柜厉害的脸色看了吗？”龙助突然这么问道。

“给了”

“那真了不起呀，”龙珠又高声重复一遍，“真了不起啊！”（龙助觉得千重子接受了自己，他稳了）

后面的吃甲鱼的时候，习武，千重子上后面楼上化妆，虽不是浓妆艳抹，但也费了番功夫，她细心地梳理着长发，但总也不能成称心的发型，要穿的衣裳也不知挑那件好，挑来挑去，反倒决定不下来。（我觉得一部分是场合需要，还有真一在，我不觉得是为了龙助穿的），

千重子把泡好的抹茶端到龙助跟前，手微微颤抖着。（我觉得是一种对长辈的害怕，）

后面千重子说到“我是被遗弃的呀”

“若是真是，那仍在我们店门前就好了。。。。。。，真的，扔在我们店门前就好了”龙助满怀深情地反复说了两遍。（龙助真的喜欢极了，甚至让人害怕。）

“哥哥，”真一笑了。“那时千重子是刚出生地婴儿，同现在的可不一样呀。”（真一是真的不懂？，还是误解太深，觉得千重子不喜欢自己，喜欢龙助。作者再也没有描述过他的内心）

龙助又坚定的表达了这种话。

千重子醉意减退，额头变得苍白了。（因为显然龙助喜欢自己太深了，而且真一也没点反应。）

<冬天的花>篇中苗子和千重子的谈话，无不显示着苗子害怕着自己成为千重子的幻影，不想因此伤害千重子的幸福，宁愿自己一个人远远的走开，即使她说害怕孤单。

“这事你有什么责任和罪过呢？”

“虽然没有，但我以前也说过，我不愿意妨碍小姐的幸福，哪怕一星半点，”苗子压低嗓音，“我想索性隐姓埋名算了”

“何苦呢？干嘛要这样。。。。。。？”千重子加强了语气，“我总觉得很不公平。。。。。。苗子，你觉得不幸福吗？”

“不，我觉得孤单。”

“也许幸运是短暂的，而孤单是长久的。”千重子说，“咱们躺下好好再谈谈把”她从壁橱里拿出我卧具来。

苗子一边帮忙一边说：“这就是幸福吧。”

她们度过了一个温暖的夜晚。

翌日早晨，苗子一早起床，把千重子摇醒：“小姐，这可能就是我一生的幸福了。趁着没人瞧见，我该回去了”

正像昨晚苗子所说的那样，真正的小雪在半夜里下下停停，现在还在霏霏地下着，这是一个寒冷的早晨。

千重子坐了起来，“苗子，你没带雨具吧，请你等一等，”千重子说着，把自己最好的天鹅绒大衣，折叠伞和高齿木屐都给你苗子。

“这是我送给你的，希望你再来啊。”

苗子摇摇头，千重子抓住红格子门，目送苗子远去，苗子始终没有回头，在千重子地前发上飘落了少许细雪，很快就消融了，整个街市也还在沉睡着。

—————————分割线———————————

初次看完，觉得千重子的命运是一个伟大的悲剧，她的父母是爱她的，尊重她的选择，因此她也是可以不继承店铺的，也是可以和自己喜欢的人结婚的，但她选择了这一切，她，完全不愿意，她又完全愿意，不愿意是真心的，愿意也是真心的，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压迫。好像没有解答，只有接受才是对人的最好答案。更因为是一个女子，在以前的时代更为困难。

千重子面对着婚姻和继承店铺两件关乎终身的大事，但这两件事往简单了说，就是育子养老。她渴望自己有一个姐妹兄弟，来分担情感和一种不可抗拒的压迫和责任，来自社会，也来自家庭是一个时代的自然天理。某种意义上是悲剧。某种意义上是担当。即“人”。

我对于“人”的理解是，一个时代下，来自社会，家庭，他人和种种因缘因素之下，我们有不可逃避的责任，也有不可抗力的“压迫”。责任和压迫本就是互相融合转换的，我们在命运这件事上要做到“人”，就是不由个体掌控的。

可能没有表述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命运不可掌握，我们不是常说自己的人生自己可以做主吗？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我们能够做主的命运是一种命运的具体过程，并不能对一种生物命运做出什么改变，除非逃避了“人”，也就是作为人的自然规律。

哪什么是人的自然规律？其实也就是育子养老。

——————————分割线———————————

现在的感受却有一种希望在里面，我甚至觉得故事才刚刚开始，所有看似已成定局的，只不过是局面的开始。上面的虚无主义是因为忽略了某些东西，从某个环境剥离了出来。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注：唐月梅译本

即生活。我们缺少了生活一切变得虚无，一切都那么可悲，异化了自己为一个“工具”。

教训：

古都的情节真的不重要，千重子的已然是一种美的。真个古都没有一个丑恶的人物，这本是一个淡淡的美的享受，但我却抓住情节去咬文嚼字的迎合一大道理。你想想自己的作文，不就是分享一种美吗，情节真的不重要，人物的美和整体的美不是更单纯吗，这也是我最后无法为苗子和千重子温暖的一晚找出所谓的意义的原因。这本就是一个美的体验，就像回忆那些甜的，青春的东西一样，难道非要总结个什么大道理不可吗？我想不仅是文字上，我的生活也被自己异化追求结果了，人终究是人，不是工具。